

卷一

英雲夢傳卷之一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喇齋氏評

嵩山燕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尋秋色立墓贈金

詩曰

玩弄光山塘遇美

人景皆成夢

滄田常易變

事垂今古

流催甲子

混沌乾坤渺茫中

歌樓舞榭總然空

慧質佳情表錫風

郎君又作白頭翁

書名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撰者 清 九容樓主人松雲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6
編號 D8662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雲夢傳卷之二

未論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喇齋氏評

嵩山燕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尋秋色玄墓贈金

玩春光山塘遇美

詩曰

人生幻景皆成夢

滄海桑田常易變

清名勝事垂今古

歲月如流催甲子

混沌乾坤渺茫中

歌樓舞榭總然空

慧質佳情表錫風

郎君又作白頭翁

蓋聞天地人稱爲三才，輕清上浮者爲天，則爲風雲雷雨；日月星辰重濁下凝者爲地，則載山川社稷；惟人生于中央，且種種不一，若得山川之秀，社稷之靈，或生天才，或生神童，此非凡人可比。若非文星下降，豈能有錦心繡口，下筆千言，立就可稱爲才子？又有香閣女子，無師無友，亦能韻古博今，才華竟勝過男子者，此乃得天地之氣，鍾山川之秀而成。此則淑美可爲佳人，世間既有佳人，必生才子。而佳人始字，若非其配，不免于終身之嘆。如一才子錯配村姑，亦難免無花朝月夕之怨。所以才子務配佳人，不失室家之好，關雎之雅矣。正是：

從來才子配佳人

偏是紅顏薄命貞

古往今來多淑媛 一看有幾個得良姻

說唐朝德宗年間，江南蘇州府有一鄉宦，姓王名禮，字仁誠，官拜翰林侍讀，却也是世代簪纓。年已半百，獨旅京師。後攜家眷到京，夫人徐氏係崑山徐御史之女，所生一子，名雲，表字清霓，年交十六歲，已入泮，真是才高北斗，學富五車。一日仁誠見兒子聰俊，就感念祖宗打發夫人同兒子，仍到蘇州閭門外祖房居住。因仁誠官居翰苑，是個清高衙門，故此僕從無多，童僕婢十數人而已。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誰知王雲亦不好繁華交結，惟有閉讀爲事。所有往來者，莫過文明詩友三四人，最契者一姓張名蘭，表字秀芝，一姓萬名鶴，字飛仙，亦是在座。這二人與王雲

不時詩酒往來况徐夫人治家嚴肅教子有方故此王雲
輕易不敢放蕩一日正值仲春天氣王雲想着那花嬌柳
媚欲到虎邱一遊奈夫人嚴謹不敢啟齒心悶無聊只得
在大門前閒望正看着來往之人忽聽得叫王相公王雲
回頭看時却是張蘭家人遂問道張盛到此何幹張盛道
家相公有書在此遂就呈上王雲接過展開看道

弟張蘭頓首致書于

清翁年兄臺下日來春光明

媚正值柳歌桃咲之時想虎山遊人雜踏鳥列笙篁
吾輩豈可虛此良辰當以尋花問柳聊借爲行樂度
足下亦不阻其佳興望來辰早降文旌此訂

王雲看完向張盛道承你家相公美情何以克當可上復

你家相公說我明日自然來領情張盛領命回復主人不
題却說王雲回至內室

人道我兒這一會到那廂去
來王雲道告母親得知孩兒適往門前聞步有張秀芝着
人送書來明日請孩兒夫人道書在那裡王雲在袖中取
出遞與夫人看道既承朋友之情也不好却他只是不要
荒儒業王雲道曉得不消母親吩咐當日晚景不題次日
王雲梳洗已畢去問夫人安纔用過早飯家人進來稟道
張相公家張盛在外請大相公王雲聞言卽起身換了巾
服進內堂稟夫人道孩兒去倍了母親來夫人道我兒遊
春可早些回來免我掛懷王雲道孩兒曉得出來叫錦芳
跟隨同了張盛來到船邊見有三四客已在座船中諸友

看見王雲忙出船上來迎道清霓兄爲何來遲叫船家搭了扶手王雲上船進艙與衆友揖罷道弟至甚速何言來遲向張蘭道承長兄日昨賜華翰見招弟不勝雀躍只是屢叨厚愛何以克當張蘭道遊春消遣何出客言王雲道還有何客張蘭道並無他客只候兄至就開船矣遂分咐開船船家解纜望虎邱進發張蘭就請了四人王雲萬鶴那兩人亦係相知朋友却不比他三人知己一姓李名貴字尊九一姓金名聖字洛文總在城中居住金李二人家道倒也豐厚只是不大通俱是買的武生交雖不通亦甚有趣金聖開言向王雲道清霓兄連日未獲尊顏佳文佳句自然重疊案頭矣奈弟輩不能領教甚覺慚愧王雲道

小弟並無拙句聞或有之亦是鄙陋之詞何當洛文兄過獎李貴道前日小弟在縣尊處賀壽見一座圍屏壽文甚佳因問起縣尊說是費二箇送的前後道及我兄佳作縣尊大贊不已清霓兄青年如此大才將來爲廟廊重器王雲道豈敢此前費二公煩弟作壽文不過草草應酬不堪入目萬鶴向王雲道前日小弟有一篇窻課送與兄搽抹不知可曾賜教王雲道正是小弟到忘了也不敢當搽抹之言飛仙兄之文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取青紫如拾芥耳萬鶴笑道兄又來取笑于弟王雲道豈敢假言張蘭命家童獻茶衆人吃茶之間說說笑笑不覺已到虎邱泊岸船家請相公們上岸五人出艙帶了兩個家人上岸步到山門

前來但見那

紛紛遊玩客

隊隊觀紅妝

沸沸笙歌處

幽幽桃柳光

重重瑤殿閣

片片酒家坊

鬧鬧尋春女

翩翩假進香

五人步進山門看不盡眼前景致但見那遊春女子絡繹不絕描不盡脂粉粉說不盡的窈窕風流王雲甚覺舒懷遂同眾人走到一個潔淨茶坊中坐下吃茶看着那山下來往遊人正看之間走進兩個女子一個年將三十多歲一個只好十二三歲是個女兒雖然無傾國之容倒也生得潔淨但見他

臉傅微粉

色帶輕桃

金蓮窄窄

雲鬢高挑

青衣妝俏

身繫柳條

行來嫵娜

手執竹敲

那女子走進來道眾位相公小婦人來唱個唱孝敬相公們李貴道原來你們是唱唱的既如此可揀個幽雅的唱來那女子聞言輕敲竹板宛轉歌喉唱

紗窗外月影兒香春雲暖遊興忙忙青梅如豆和風和風揚茜紅裙如煞佳芳燒香客盡是嬌娘回船登滿山門山門泱柳伴鶯輕翅輕狂花間蝶粉壁東墻新聲燕語翻花翻花浪笙簫處多少才郎歌樓內誰要還鄉紛紛醉客傳盃傳杯觥

女子唱完眾人喝彩王雲向女子道你們不像是這裡人氏好是江右口氣女子道小婦人是江西人氏因家中被

難流落在此不久也就要回鄉了王雲道我說是江右口氣可有好奇兒再唱一隻女子又唱了一套張蘭叫家人稱三分銀子賞他女子接了道聲多謝又到他處唱曲去了李貴道那個女倒也生得風騷萬鶴道尊九兄一雙眼睛不住的相着他原來有心與彼待弟作個東叫他轉來請兄消遣一番李貴道飛仙兄又來作樂小弟了弟不過說笑話那有此心只怕兄未娶佳人到有此意聞得今冬恭喜難道就等不得張蘭道兄們不必取笑隨起身算還了茶錢步下山來正行之間一個小童跑來說道酒席完備請相公們坐席五人回至舟中張蘭送席李貴居長金聖次之萬鶴年十九歲送第二席送王雲第四坐李貴道

往往叨僭諸兄今日斷不再僭王雲道諸位長兄該坐坐何必客套李貴道又要小弟放肆隨依次坐定家人斟上酒來輪流把盞不覺酒過數巡萬鶴道今值此春遊清覓兄全金李二兄在此不可無佳句負此良辰王雲張蘭道小弟們正有此意向金李二人道二兄意下如何李貴道兄素曉弟等不知文墨待兄們詩文之後弟自另有別法張蘭道既如此飛仙兄請起韻萬鶴道小弟先放肆却無題怎好起韻王雲道今日此遊就可為題何必別尋張蘭道甚佳家人就送筆硯錦箋到萬鶴面前萬鶴道先獻醜隨取筆在手不待構思揮就一詩送至王雲面前道先成俚句望長兄改正王雲道豈敢隨看上面寫的是仲春

遊虎山卽景詩道

風光春去又春還

綠水流霞花片鮮

夾蝶迷香魂未足

遊魚繫櫓意猶翩

尊歌白雪聲聲調

步韻紅裙朵朵蓮

若得桃源沉醉去

青衿安有不從憐

王雲看完道飛仙兄佳句真為鏗金戛玉可為兼品隨遞與張蘭吟畢亦道清新之句不減古才萬鶴道真乃班門弄斧如今該到清覓兄了王雲道秀芝兄先請張蘭道主不僭客王雲隨取過筆來亦不加思索就和一律送在萬鶴面前道長兄珠玉在先小弟之作甚覺污眼萬鶴尚未開口李貴金聖站起來道清覓兄之才如此敏捷弟們雖

不知詩中深意也借二觀四人全看詩道

春光九十慣循環

惹得花枝朵朵鮮

紫燕剪雲翻扇扇

新鶯梭柳舞翩翩

紅樓細曲詭笙管

綠館絨牋點翠蓮

曲水櫓聲留不住

東風搖颺醉心憐

四人看畢大贊不已王雲接過來送與張蘭道這該輪到兄了張蘭道兄們錦繡在前弟不如不獻醜罷萬鶴道兄如此大才何必太謙張蘭取筆要寫又向金李二人道然雖如此二兄方纔云有別法讓二兄作了法小弟再當獻醜二人道豈有此理兄快完了佳作待弟等作法張蘭道既如此得罪了張蘭想一想取筆寫在錦箋之上送與萬

鶴王雲二人面前他一人全看也是一首和韻詩道

曉日和風春易還

山川花木總妍鮮

新黃系柳垂烟禁

玉白冰梅含露翩

画閣紅兒留翠眼

湖舫綠士寫青蓮

年年此節韶光好

甚是無情却也憐

二人看畢互相稱贊三人向金李二人道弟等醜俱獻過
二兄有何別法可作不然罰以金谷酒數李貴道且消停
長兄們作了佳句且將盃暖酒潤潤筆再講張蘭道說得
有理命家童斟酒各各飲了幾盃王雲道尊九兄如今沒
得推托了李貴道小弟不推托也不是什麼推托別法前
日偶學得一隻黃鸞兒倒也十分有趣今日當唱與兄們

聽可不要見笑萬鶴道若是唱雅曲倒還有趣比做詩更
妙弟們洗耳金聖道尊九唱得好便罷若唱得不好却要
罰酒李貴道這個自然咳嗽一聲將扇子一拍唱道

黃昏月正斜俏冤家不回家多因戀着風流死想思
頓加衾冷難搗陽臺夢裡情兒假狠心呀翻雲復雨
刻刻望燈花

四人聽罷俱各大笑萬鶴道尊九兄唱得妙雖妙詞意却
淫非是文人氣像該罰該罰據小弟竟該罰十大觥李貴
道淫詞艷曲乃文人以寓興情何以倒要罰酒這個定然
不敢領教金聖道唱這等曲子出來一定要罰的王雲道
小弟說個情兒尊九兄罰了三盃罷李貴經不得衆口噉

嗽免強飲了三盃隨飲完向金聖道小弟唱得不好又要
罰酒看我兄如何張蘭道這也說得有理金聖笑道小弟
前日聽見一雲遊道人唱一道情我尚記得亂唱與兄們
聽聽萬鶴道妙極妙極若唱得好有榜樣在先金聖尊道
兄這等量小隨取筭在手在桌上一拍唱道

採藥仙晚歸岩講立經說道籤燒丹運度成真煉芝
蘭滿室生光彩鳳鶴飛鳴火棗兼青松道法容常歷
但見那雲童垂髮真個是桃源無限

萬鶴道好妙音獨李貴不做聲隔了一會說道獨他唱的
便好偏是我唱了還要罰酒王雲道尊九兄之妙音誰敢
說不好係是風騷曲故耳敬三盃非是罰也李貴聞言吟

哈哈大笑道清寬兄說得有趣張蘭道二兄法已作了請用
酒罷金聖道秀芝兄酒已有了畧散散再領如何張蘭道
既如此請用過一再飲酒罷隨命家人捧上飯來各各用
過起身盥手飲茶倚着水窗閑話家童換過席眾人復入
坐飲酒酒過三巡之後張蘭道吾輩先前成句此際該行
一個雅令纔好飲酒家童捧過骰盆張蘭奉在李貴面前
道請教長兄行一小令李貴道小弟斷然不敢領教張蘭
道逢場作戲必要請教的李貴道小弟愿罰一盃讓洛女
兄行罷金聖道兄不行令出你不要來攀扯小弟萬鶴道
尊九兄既然愿罰就請教洛女兄罷張蘭道飛仙兄說得
有理命家童滿斟盃酒奉在李貴面前李貴接過一飲而

蓋張蘭將盆竟奉金聖道兄不可學尊九兄隨意求作一法金聖道弟也效尊九兄罰一盃罷二兄豈有不行命之理終必要請教金聖道小弟其實不能愿罰一盃張蘭道恭敬不如從命金聖也飲了一盃酒張蘭將盆奉與萬鶴道求長兄脫套些罷萬鶴笑道弟也不能請教清靈兄行罷兄意若何王雲道兄也學此俗套萬鶴方飲完了酒道尊九兄洛文總不令小弟放肆既二兄不動散盆只行口令罷萬鶴道弟說此令要個一點紅白頭翁花花錦萬物空奏成一絕如不合式者定罰三大觥金聖道此令只覺太難王雲道洛文兄不消着急且待飛仙兄說了看萬鶴念道

日出扶桑一點紅

光陰催攢白頭翁

世間多少花花錦

回看江山萬物空

萬鶴念罷向李貴道願行李貴道小弟不能讓諸位兄說完了等我慢慢想出來然後說萬鶴道既如此到洛文兄金聖道小弟也然後說萬鶴曉得二人不能道竟到清靈兄王雲也不推辭隨口念道

玉虎東升一點紅

嫦娥可笑白頭翁

廣寒總是花花錦

輪轉乾坤萬物空

王雲說畢道如今該那一位李貴道願下來張蘭道那有主人僭客之理萬鶴道秀芝兄從直些罷張蘭亦隨口念道

翰苑榴花一點紅

花陳未取白頭翁

春來如許花花錦

苦雨酸風萬物空

張蘭念完金聖寶道三兄真正仙才隨口而出就成句法萬鶴道不要大才不大才如今輪到二位兄了李貴道小弟也有一個在此只得獻醜說一說衆人道請念來李貴隨念道

細口櫻桃一點紅

佳人不喜白頭翁

身穿紅綠花花錦

夫喪依稀萬物空

衆人聽過拍掌笑道罰罰罰李貴道爲何許多罰字萬鶴道此令甚好但未句不利于婦人故此要罰李貴道這個不敢領教小弟想了這一會連心中的黃水也想出來纔想得這個令兒倒還要罰酒不服不服萬鶴道莫說想這

一會就想一年連心都想出來也是耍罰的況有言在先若不合式罰以三大觥張蘭道尊九兄說此令甚是虧他若罰以酒多必竟不服可罰了一大盃罷萬鶴笑道既然東君說情遵教便了李貴無及奈何竟飲了一大盃向金聖道如今輪到兄了金聖道小弟說出來不如式也是要罰的倒不如不說竟罰了一大盃罷萬鶴道竟遵教金聖飲完酒向萬鶴道令已終還是如何萬鶴將骰盆交還張蘭張蘭道飛仙兄再求教一令萬鶴道豈有此理張蘭欲送令與王雲王雲知覺隨道小弟有些小事要告罪上岸一行李貴道清覓兄可是去解手王雲道然也張蘭道弟奉倍了去王雲道兄們不必起身若是拘理使小弟不

安弟一去就來連小价也不去跟去錦芳道全了大相公
去王雲道不用意獨自一人上岸衆人道清霓兄可就來
莫使弟們久等王雲道曉得衆人在船飲酒不題王雲一
路東行却没有東厠又走幾步纔見一厠正要上去出恭
轉眼望見河邊泊着一隻大船紗窗中隱隱的好像是女
眷在內王雲就立停脚不動少頃只見幾個侍婢扶出一
個女子年可十四五歲船家搭了扶手先是一個半老僕
婦上來挽扶那個美女上岸然後衆婢上岸簇擁而行但
見那美女生得好

色似芙蓉帶兩眉如新月初昇櫻桃啞啞吐嬌聲雲
鬢推雅丰韻 窄窄金蓮三寸芝草文彩光生織腰

一拾恐頃城娘娜蹁躑名勝

右調西江月

王雲心中想道世間女子我閱過也多未常今日見此女
子真爲天姿國色矣不覺心蕩神迷出了半日的呆神連
出恭二字打入九霄雲外又想道此美人不知那家宅眷
總是些侍女相隨並無長輩相從好生奇異看他這個排
場自然是鄉宦人家不知姓甚名誰可是本城人否又不
知美人可會字人一會就有許多的想頭又想道我不如
趕上前去訪個下落又恐有貌無才又想道天既生美豈
得無才一頭走一頭想不覺行至山門前竟不見美人心
中又自恨道爲何不走快些只是延推以至人歸何處又

想道美人舟泊於此不過在此山上遊玩待我細細找尋少不得遇着他就急急忙忙走上山來各處追蹤直尋到山頂亭子內見一叢女子在那裡走下來王雲喜之不勝踮立在傍看那些侍婢簇擁着美人又往別處遊玩去了王雲道這美人如此端然頭也不回一回若見了小生美人可能留意小生在此思慕你若若是美人茫然不知可爲空想思耳隨走至亭中道這廂是美人所坐之處小生也少坐片時沾些餘光隨坐下擡起頭來見兩行墨跡尙還淋漓起身近前看時就喜得媚開眼笑我倩美人有才果不出其所料字跡尙新又寫得龍蛇飛舞自然是美人所題之句决非他人所作隨吟讀道

金屋花香登法亭

姑蘇城外虎邱

行雲湖泊山爲伴

借此浮踪影復形

王雲吟哦了幾遍鼓掌大笑道我說非他人所作真正是香奩之句非出美人之口而出于何人又復看道爲何詩後竟不落款是了恐其怕人曉得故不落款美人詩中之意道行雲湖泊借此浮踪自然不是近地之人爲何得到此遊玩其中必有緣故又將詩吟咏了兩遍欲要和他一首又無筆硯心上又恐美人去遠只得走下亭來又去追踪覓跡尋到山門外一望只見美人已往前去就忙忙趕上偎在傍邊欲要問個姓名奈何總是婦女不好起齒漸漸望着美人已全船邊只見丫頭僕婦簇擁進艙而去船

家解纜開船王雲見船去遠美人似隔巫山十二心中十分着惱正是

風流從此荐相思

意亂魂迷無了時

眼望橫河軌影遠

寸腸百結有誰知

王雲見舟已去遠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而回却說舟中李貴等見王雲解首半日不回李貴道清霓兄許久不回莫非失足墜入東厠張蘭道尊九又來取笑了隨向錦芳道去迎迎你家相公來錦芳上岸去尋了一會回來着急道小人四處尋遍不見大相公是往那裡去了若不早回家猶恐夫人責罰小人萬鶴道痴子你家相公必定遇着一個得意人兒留連在那裡我們總去尋去衆人上岸

各處尋覓不見復回至船邊正在議論之際只見王雲從東垂頭而來衆人迎上笑道清霓兄這半日到何處頑耍來使弟們各處找尋王雲也不回答也不做聲李貴笑道想是清霓兄着了魔也爲何不做聲這副嘴臉其中必有緣故王雲由他們只是說長道短只是口也不開張蘭道兄們且不必謝講請到舟中再敘衆人隨上船進艙坐定萬鶴見王雲只是垂頭嘆氣萬鶴笑道清霓兄真被魔矣向錦芳道汝快去請一個道士來與你家相公解祥解祥衆人聞言拍手大笑王雲也不覺笑將起來張蘭道清霓兄端的所爲何事去了這一會可細談與弟們知之王雲道此言因說不得故不說與兄們李貴道小弟等也還算

與兒相契有何大事不肯說出王雲道不是弟不言還要
少遲幾日言之方可張蘭道情寬兄既不肯言何必強之
我們還是飲酒罷王雲道酒已不能飲了弟要告辭返舍
矣萬鶴向張蘭道日將西墜恐情寬兄令堂相望可叫開
船罷張蘭就吩咐開船不多時船到閩門衆人登岸謝過
張蘭各自歸家不題却說王雲所遇之美人乃是浙江錢
塘縣人氏其父姓吳名斌字文勳官拜兵部右侍郎年已
五旬夫人孫氏所生二子一女長子年已十八歲名璧字
玉章次子纔交三歲因父名而起故叫文郎其女年方二
八因夫人生他時夢白雲滿室故取名叫做夢雲生得真
正傾國傾城之貌吟章咏絮之才自交十齡之外廣讀諸

書勤精翰墨所以吳璧之學問反不及其夢雲故父母愛
他如掌上之明珠向因搬家眷上京原取其便奈夫人不
服北地水土故吳斌命他兒子全母親妹子仍歸故里是
以一路南來所過名勝之處夢雲無有不到者侍婢相從
帶的有精良筆硯可以留題之所則就傾珠玉一日舟至
姑蘇夢雲向夫人道孩兒聞姑蘇虎邱名勝母親可全孩
兒去走走夫人道我心裡不耐煩不去你哥哥睡在那裡
叫他全你去便是夢雲就推着吳璧道哥哥日間爲何如
此好睡船已到姑蘇妹子要上虎邱一遊哥哥可肯同去
吳璧睡思正濃那裡耐煩糊塗說道妹子自去我是不去
一個番身又睡着了夢雲笑道少年人這等好睡夫人道

孩兒你全了了環婦女上去少玩片時就下船來不必叫
他了夢雲依命家人曉得小姐要遊虎邱久已叫船家泊
在塘上夢雲就喚了幾個丫環僕婦竟上山來各處遊覽
山亭留韻一心只看着山間景緻那裡去看來往的遊人
故此也不會看見王雲若是看見王雲未必不留意也要
想想矣此節道過不題却說王雲回家向夫人揖道孩兒
有倍母親夫人道爲何來得這樣晚王雲道到得虎邱已
午盤桓起來所以晚了說罷回書房中安歇這一夜在枕
上千思萬想那裡睡得着一心只想塘上美人次日起身
茶飯不思口中惟吟柱上之句不覺得慊慊成病夫人着
急忙去請醫調治並不見效有張蘭萬鶴二人聞知王雲

抱病

一日到來問候見王雲臥床不起張蘭道長兄貴恙

因何而起王雲道小弟有恙在身不能爲禮望乞恕罪張
萬二人道豈敢王雲道前日擾了秀芝回來就得此疾想
是重冒風寒之故萬鶴就笑道兄貴恙未必是風寒只怕
是心病前日定有所遇故此這般光景比時兄不肯說今
日並無外人請試言之或者能助得一臂之力解得况之
恙恙也未可知王雲道前日不是小弟吝言因金李二人
在座故此不言今日自當奉陳因土岸解手時却見塘上
泊着一隻大座船少停艙中的侍婢簇擁着一位絕代的
女子上岸其美真難于形容人云古之西子未知如何爲
美就是妙手的画工也難描其形影真正令人想煞萬鶴

道兄可曾問他姓名住居何方王雲道因眼目衆多不曾
問得萬鶴又道那女子可曾留情與兄王雲道侍婢四繞
而行亦不見顧盼萬鶴張蘭道兄真好痴也聰明一世爲
何懵懂一時又不知女子的姓名居趾又不顧盼于兄害
這等沒頭緒的想想有何益也速將此念去入雲霄調養
貴體爲上弟們今日別去近日再來候兄王雲道賤恙在
身恕不相送張萬素叨契愛何出此言二人就回去不題
王雲自二人題醒之後便覺病體一日好是一日也則病
有三月方得全愈正是光陰迅速又值九月中旬一日王
雲在夫人房中閑話畢向夫人道母親孩兒屢屢叨擾諸
友二則前卧病時又承他們常問候孩兒意欲設席要候

他們來坐坐不知母親意下如何夫人道我久有此意見
孩兒病纔初好故此未曾提起目下也該候候他們了或
是在舟在家擇便罷了孩兒你可酌量王雲道孩兒聞得
玄墓近日秋色可觀可竟備席在舟請他們去一遊省得
在家煩雜夫人道倒也罷了可擇定日期好去通知他們
王雲道也宜早些纔好今日是十七就是二十也罷待孩
兒寫帖通知便了次日王雲就修一柬煩張蘭邀衆友寫
畢命錦芳道可將此帖送到張秀芝相公家錦芳領命送
到張家正值張蘭在廳上錦芳將書呈上張蘭接書看道
時值秋水長天吳江楓落紅葉漫垂盈松林之幽谷
况清爽之遊不減三春紅紫弟今擇念日登隻舫邀

遊于玄墓之墅諒非足下之快腸因叨管鮑之契只亦不却在春舟三友俱係兄之隣右望遣尊使通知是日共駕邀行是感小弟王雲頓首

張蘭看完向錦芳道你相公可爲多情旣承相招諒不能却錦芳來回復了王雲王雲到次日命家人停當船隻是日王雲辭過母親先至舟中命錦芳去邀張蘭等錦芳去不多時只見張蘭等四人已到王雲走到船頭上拱手道請諸位長兄登舟四人上船進艙各與王雲揖畢道清霓兄何又承見招王雲道屢叨諸兄厚誼無已爲敬今日聊借秋色一遊兄們恕笑王雲就吩咐開船他五人在舟中你問我答不覺日色已中家人擺下午膳各各用罷大家

坐下閑話有張蘭道弟聞先朝李太白斗酒百篇皇上大寵甚愛後來悟識寵極必變以至借日喪身可爲才中不足萬鶴道凡有才者則行狂妄看人不入目中若有才而不狂可爲才中之仙如若醉草黑蠻書之際若不狂焉能結仇于力士貴妃乎托月之事就可免矣王雲道雖則結仇于力士貴妃借捉月而亡身千古之下亦是才人快暢之事耳李貴道似清霓兄之才貌比李白又高一等抱此才貌而且不狂真爲才中之仙王雲道兄又來見笑小弟弟焉敢與古人比肩金聖笑道尊九兄之才可比李白之下鬚衆人道爲何金聖道他出口就騷非下鬚而何衆人聞言大笑不已李貴道這尖嘴畜生又來咬人衆人說笑

之問不覺舟已到玄墓是日天晚就在船安歇次早眾人梳洗已畢用過早飯上岸到玄墓寺中遊玩真好一座大寺院但見那

殿閣崢嶸世所誇

全身羅列佛前花

無邊楓葉無人掃

大眾闍黎誦法華

眾人上岸遊玩了一番王雲就邀至舟中坐席傳盃換盞飲個多時眾人起身徹席王雲命家人將桌盒移在山上幽雅之處眾人岸上望着山上林木森森秋光清朗慢慢的走到跟前席地而坐正是風翻丹葉秋光滿酒泛金樽野興濃眾人正飲到開懷之際只見山下一人趕一乞丐直跑上山來王雲叫錦芳上前問他二人爲何錦芳就走

去問那人道你趕這乞丐爲何那人道不瞞兄說小弟是武林人氏姓朱名壽就在這山左路口開一酒館纔有一位客人在小館吃了酒稱銀還我這乞丐站在跟前那客人去夾銀子他就將客人銀包搶了來眾人聽見也走來向這乞丐道你爲何將客人銀包搶來那乞丐道我何曾搶他甚麼銀子他的銀子現在算盤底下如何是我拿的眾人向朱壽道客人的銀子在算盤底下如何賴他朱壽道眾位相公不要信他造言明明的搶了來還要抵賴乞丐道你不會回去看看來我又不走眾人道說得有理朱兄你回去尋尋我們與你看如銀不見再來與他講話朱壽聽了眾人的言語只得回去不題眾人見朱壽去了

一會不來諒情銀子有了復坐下飲酒王雲問乞丐道你
是何方人氏如此壯年不習生理却做此賤業乞丐道奉
告相公得知我姓雲就在這山左近居住因家中還有一
位老母又無本錢做生理無及奈何只得權入其流王雲
聞言就起了惻隱之心向乞丐道我若贈汝白銀幾兩汝
可改業否乞丐道若蒙相公提拔豈有不習上之理王雲
囊中帶有十兩金就拿出來分了一半命錦芳拿去贈與
乞丐這乞丐接了銀子也不謝一聲竟跑下山去了只因
這一贈金又分教士子無邊之福金仙有救難之恩正是
雲仙爲汝降凡塵 採取文星身後身
刻下贈金皆夙契 將來富貴滿堂新

畢竟王雲贈了乞丐之金衆人的酒情詩興且看下面分
解

慶元宵善言騰武

進天香巧遇吳娃

詞云

光輝春節紅燈好歲歲首今年又早試問折梅者春
色知多少錦花路柳啼鶯巧寶鼎中香烟裊裊却遇
美佳人渾然猶未曉

右調海棠春

話說那乞丐接了銀子竟下山去了李貴道快些叫家人
趕他轉來王雲道爲何李貴道兄與了他這些銀子謝也
不謝一聲竟自去了可是氣他不過贈物不謝者正是俠

仙之爲此人是仙是俠也未可知讓他去罷那曉得萬鶴這句話出其無意誰知竟被他說着了那曉得這個乞丐乃是先天一位金仙姓葉名雲龍道號清風上人適在紅塵中濟世曉得王雲乃是上天列宿臨凡所以化做一個乞丐的樣子來試王雲行止誰知王雲慨然贈金後來得雲龍之惠亦是因此而起張蘭向李貴道我們還做正經事不用管他去與不去是仙是俠李貴道正經不正經又要做詩行令了張蘭道兄好猜王雲道既然秀芝兄有興就請長兄作想法來張蘭又道我們也不消筆卽此秋景就是口占一詞罷萬鶴道最妙張蘭就口占一詞云

爽氣輕雲飛永晝黃菊山前瘦紅葉散漫空揀點秋

光只恐冬來驟 嵐峰疊翠金風透佳節重陽後飲
酒無言醉林間石伴惹得人心懣

石調醉花會

張蘭念完到萬鶴萬鶴亦口占一詞

西風不斷風來聲秋色平分月倍明風吹紅葉妬春
英遠影山環烟影翠近峯雲繞碧峯清暮光酩酊盡
君情

石調浣溪妙

萬鶴念完到王雲王雲亦口占一詞云

雲飛白松與栢山水情爲實金菊對芙蓉相知遇相
識烟霞擁林石落葉颺來赤秋色却平平醉唱胡笳

拍

右調醉花間

王雲詞畢李貴道快取紙筆過來張蘭道尊九兄要紙筆何用李貴道兄們這等好佳句不錄出來細玩豈不沉沒了張蘭道休得見笑二位兄還是占詞還是愿罰李貴道若說罰酒弟還吃得若要作詩文詞賦之類就想上年許一句也難成就張蘭笑道論理還不肯罰兄的酒命家人取冷水兩碗罰兄方可快心李貴道弟與兄又無仇為何如此怪弟王雲道此笑談耳隨命家人奉金李二位相公酌酒二人各飲了兩盃眾人又飲了一會見日色啣山就起身回身叫般家開船回城眾人謝過王雲各自回去不

題却說王雲回家見過夫人道孩兒去這兩日母親在家寂寥否夫人道也不為冷清那玄墓秋景如何王雲道玄墓景致果然大觀山不絕登臨之客水不絕遊玩之船夫人道這還不虛此遊自後我兒可用工讀書明歲秋闈有望也接得書香一脉王雲道這是孩兒分內之事何消母親吩咐自此王雲閉戶讀書有時想起山塘美人未免增一番長嘆增一番思慕不盡幽思戚戚又不覺到了仲冬天氣一日間凭出欄只見彤雲密佈颯颯風寒霎時間六出頻飄幾毛飛擁正是好雪但見那

碧瓦玲瓏碎玉排
風雪片片入書齋
梨花亂落爭人意
寂寞何能傾素懷

王雲正在書院門首看那重重瑞雪只見玉奴拿出一壺茶來放在棹上道相公請茶王雲就問玉奴道夫人在那裡玉奴回道在內堂向爐邊適纔外邊有個人來借燈王雲道是那家玉奴道聽說是張家王雲道可曾借與他玉奴道夫人命取與他不知可曾拿去王雲隨就走到廳上看見就是張盛王雲道這樣大雪你來此何幹張盛道叫多拜上王相公家相公後日恭喜迎親少幾對好燈命小人來與王相公借幾對一用誰知又下起這樣大雪來了王雲道我到忘記了但是這樣大雪不好拿只好明日拿罷既如此小人明日來取張盛說了就回去不題王雲隨到後堂向夫人道適聞張秀才家來借燈孩兒回他明白來

取夫人道我曉得這樣大雪諒來不好拿故此不會付他王雲道到忘懷了張萬二人總是後日迎親我們要送賀禮夫人道這個自然王雲次日備了禮物着家人送與二宅張萬兩家因是年家又與王雲相契所以送的禮物一一收了却說王雲想起張萬二人都已完娶獨有自己尚還未聘又想到婚姻乃終身之事非草率可爲若娶了一個脂粉村姑不悞却一生故此夫人屢次要與王雲行聘只因王雲子推萬阻所以也自由他故此就遲未聘也有朋友中相勸王雲的道兄必然要娶才貌兼全的這世間能有幾個巧巧的就配着了兄莫要自悞青春王雲道小弟若不遇佳人不得其配情愿終身不娶故此無人來作

伐反笑他少年迂濶却說張萬兩家如事已畢投帖來請王雲王雲辭了也不會赴席又過了幾日張萬二人閒暇無事來訪王雲門上進來通報王雲出廳迎入敘禮坐下張萬二人道前承厚禮已愧領聊設蔬酒一樽恭候清霓兄何得見却王雲道府上大設華筵自有尊親在坐弟久疎禮節故此不會來頌情望乞恕罪張蘭道素明知契兄何必客談萬鶴道清霓兄心事小弟久知一則老伯母在堂二則有屬意之思張蘭道兄知有何屬意萬鶴道何必深言也王雲道二兄一問一答作戲小弟張蘭回言道閒話休題往年年伯在府元宵定然張燈慶賀今歲年伯不曾回府諒來明春燈事無興矣王雲道雖然家尊不在舍

下元宵乃一歲之首務必是要慶賀的萬鶴道弟們明歲竟打點觀燈矣王雲道少不得來奉請二位長兄三人談笑裡面家人捧出酒餚來他三人直飲到至暮二人告別回去不題却說王仁誠素性極好玩燈只因今年朝中有事不能回家却寫書來與夫人兒子新正不可廢了燈節瞬息之間以是除夕正是家家桃符新換戶戶彩燕迎春明朝俱賀歲之元

一年氣象一年新

萬卉爭妍又一春

少小兒童皆長大

看看又是白頭人

却說王雲賀過了元旦新節事緒纔清又到了玩燈時候就吩咐家人將各樣名燈挨排掛起將大門開了一直至

廳上是夜試燈就有許多人來看燈真個是照耀如同白晝也說不盡奇異的佳名王雲又在內堂掛起幾對小小的花燈設下一席與夫人慶賞也不表他母子夜夜在燈下宴樂已到了元宵正節王雲就喚過錦芳來道你去請張萬二位相公晚間到此賞燈錦芳領命去請不題王雲又吩咐厨下整備酒席伺候到天將暮時王雲看着家人影裡點燭有張萬二人不待去請自己已自光降了直走到廳上二人道好燈耶王雲回頭看時方知是張萬二人隨道二位長兄真信人也張萬二人道承兄見招若不脫套又要尊价往返是不相契也王雲道燈影聊然又無謙品返使二兄拖步張萬二人道清靈兄何必太謙存士

燈真乃新奇無比兼承厚愛王雲道二兄休得見笑家章降過茶來用畢王雲就邀張萬二人坐席三人坐定飲酒觀燈交談處不過究古論今真的是話逢知己酒過數巡萬鶴道如此元宵佳節我等二人在此玩賞豈不占盡人間之樂乎張蘭道還有美樂兄未知也萬鶴道美事極多弟不知美中良兄試言之張蘭道此時有那富宦子弟舞衣勸酒美女傳觴筵前音樂豈不更美乎王雲道不然兄又是一樣心腸此輩乃胸中無墨紈袴狂兒惟圖一時之樂不思日後之貧一朝財盡風流浪子皆變做落魄餓殍怎若我輩知己談心守清燈而吟咏逢花朝以摘句此真為清賞之樂也萬鶴道清靈兄高論甚妙張蘭笑道弟此

言亦是探二兄之意豈料二兄情懷也與小弟一般王雲道弟正有此想秀芝兄素無此志原是試弟們的說罷三人大笑仍復飲酒正有詩思之興家童進來說道府門前有許多燈會相公們可出去看看萬鶴道我們去賞見賞見二人隨起身走到大門前見燈會已經過去了張蘭道會已過去我們也進城去看看燈來三人有興竟到城中果然是戶戶張燈家家結彩但見那

隊隊紅燈耀一州

羣羣龍馬仗人遊

明明火樹銀花合

處處星橋鐵鎖收

影影珠簾釵女獻

重重鰲鰲吼獅毬

聲聲金鼓元宵夜

靜靜笙歌百轉幽

三人進城觀燈直到更深張萬二人道弟們訴一言與兄王雲道二兄有何見教張萬二人道煩致謝年伯母罷弟們就此告別了王雲道豈有此理酒尚未曾盡歡務要到舍下換席再飲張萬二人道不是弟們相却果是夜靜更深燈會俱已回去了王雲道只是虛邀二兄矣二人道豈敢屢承厚愛亦不言謝三人就此各別不題却說王雲回到家中就進夫人房裡問道母親可曾安寢否夫人道我兜回來了張萬二人在那裡王雲道他看燈已近他兩家門首故此不肯回來已經去了夫人道這也罷了他母子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夫人道老身去歲許下天竺香愿尚未去完一則你姨母去冬有書來要你去看看此乃一舉

兩便到二月初頭倒要去走走王雲道孩兒久欲到西湖一遊未得其便今有此行甚是合宜夫人道夜已深沉可去睡罷王雲隨走到外邊看着家人關好了門戶收拾了燈火方到書房中看書不題却說閨門外有兩個皮賴一姓滕名武一姓溫名別終日游手好閑賭錢場裡又要去走走所以弄得窮死爛矣終日偷偷摸摸就做了一个字前客人這夜滕武也上街看燈從王府門前走過見掛燈如此富麗就起了個不良之心一頭走着想道這等一個鄉宦自然也多積蓄所以看罷了燈回來正在王府門前探頭探腦西望東張巧巧溫別走來滕武上前問道溫哥那裡去溫別道與兄一樣滕武道一樣什麼溫別道與兄

一樣出來看燈滕武道非也溫別道你不是看燈在這裡做甚麼勾當滕武道溫哥你跟我來二人走到一個僻靜小巷內滕武道你可曉得我的心事否溫別道我雖不曉得讓我猜一猜看滕武道你若猜得着也算你是個能人溫別想一想道莫非想着撐三滕武拍手道着兄是個神仙但不知兄可肯共事否溫別道說那裡話來兄肯帶挈豈有不同去之裡滕武道既如此也不宜遲了二人又去約有七八人也不去獻什麼草神衆人就沽了幾筋酒吃在肚裡只待更深人靜就去動手却說滕武等到三更時分俱各裝束齊備來到王府門首四下一看寂然雞犬無聲滕武道那個先上溫別道我先上去滕哥隨後衆弟兄

們可着四個把門着幾人巡路我兩人進去打開門你等
進來只捉王公子不要拿別人衆人道曉得溫別乃飛簷
走脊是個慣家隨在腰裡解下一疋布兩隻了來便輕輕
巧巧的上牆去了又將布丟下帶了滕武上去這所屋却
只隔得王雲的書房一進此時王雲在書房中尚未睡着
忽聽得屋上响聲甚異想道此非貓行好有些古怪隨輕
輕下床搖醒了錦芳王雲自己先取了一杆鎗叫錦芳拿
了一口腰刀主僕二人也不拿燈輕輕的開了書房門一
望只見月被雲遮主僕二人就閃在黑影中往上一望只
見屋上有一二賊就在下跳土雲看得明白雙手舉鎗大喝
一聲道好賊看鎗巧巧的一鎗刺去竟戳在溫別肚子上

審身倒地竟嗚呼哀哉了滕武看見不是勢頭掣出雙斧
就望王雲砍來王雲閃過舉鎗迎隔雙斧落地錦芳走去
搶起雙斧就照滕武砍去王雲急止住道且慢待我審他
一審有全党幾人隨喝道你這該死的強徒共有全党幾
人從直說來饒你性命滕武唬得戰戰兢兢的跪在地下
道相公小人名喚滕武就在本地住只因口食不敷貧窮
失志所以被這些朋友們拉拉扯扯叫小人幹這營生寔
在不是小人本意要來的求相公開天地之恩饒小人
之命愿相公萬代公侯王雲道好個拉扯你來的世間貧人
也有不似你做強盜若是饒你性命豈不便宜了你滕武
只顧叩頭討饒王雲道我且問你從今還是改過自新還

是仍作此反事。滕武道：小人經過一番自然守分了焉。敢再作非爲。王雲道：汝既知改過，非但姑存你命，還有相贈。此時府中老幼俱已驚覺了。環們見公子戳死了一個強盜，又拿住了一個，早已進去報與夫人。夫人道：只得兩個強盜，被公子戳死了一個，那一個跪在地上討饒命哩。夫人聽得有了強盜，先已驚惶，又聽得了環們說戳死了一個，更加驚惶。正在荒張之際，只見王雲進來，夫人隨道：我兒受了驚唬了。王雲道：幸喜孩兒未曾睡着，不曾遭小人之害。夫人道：雖然他是強盜，只宜善遣，不該戳死他。王雲道：孩兒本意不要傷他性命，這強盜在屋上往下跳，孩兒舉鎗上迎，兩下急迫，躲閃不及，故此傷了。這個強徒的性命還

有一個在天井裡，孩兒欲賞他幾兩銀子，叫他把死賊壓了去，不知母親意下若何。夫人道：捉賊不如放賊，這到也使得。王雲就取了銀子，走到外邊，向滕武道：你夤夜至此，爲盜理應送到有司正法。姑念汝貧寒，不忍治罪。自今以後，可能去邪歸正。滕武道：蒙相公存小人狗命，幸外之幸，還敢再做强盜。王雲道：我今賞你白銀拾兩，做生理要守本分，不可仍作非爲。可將此屍骸駢去。滕武接了銀子，叩頭謝了。王雲就去駢溫別的屍首。王雲向家人道：你們去開門，可放他還有餘黨在外。衆家人開了門，看時並無一人，却說這門外的強盜聽得裡面聲高，料事不諧，也自散了。獨有滕武駢着死屍，走出門來，將溫別的屍骸拋入河

中自己悔道怎麼該駁這些毛人做事得手不得手倒也罷了只是白白的將溫哥性命送了又想到我自己的性命也是九分九厘的了幸得王公子恩德不害我之性命反贈我銀子此恩何日得能報答當時回至家中想了多少念竟也不做生意莫若到別處走走此是賊心未退次日就離家竟逃入深山落草去矣正是

損人利己不堪爲

天理昭昭豈可欺

惡貫滿時須敗露

一因一着定無移

却說王雲放了滕武吩咐家人不許傳揚出去故此絕無人知不覺光陰荏苒又到二月初旬夫人向王雲道武林進香擇個日子去纔好王雲隨就拿過曆日看道明日到

是出行的日子夫人道既是明日好就收什明日起身一邊着錦芳叫船一面整備禮物到了次日拜別夫人帶了錦芳登舟往浙不幾日船到武林主僕二人登岸打發了來船叫人挑了行囊竟投鄭府而來話說這鄭府就是王雲的姨母家姨夫是鄭乾表字天昆官授洛陽刺史因告在家王雲一徑來到門首問門上人道這裡可正是鄭老爺家麼門公道正是相公是那裡來的王雲道我是姑蘇王仁誠老爺家來的門公道相公可就是王大相公王雲道正是門公道大相公請廳上坐待小人通報門公隨進去稟鄭乾道啟上老爺有姑蘇王老爺家大相公來了鄭乾聞言忙走出來見了王雲道自前歲與賢甥一會常常

思慕今幸到舍少慰老夫之懷尊公在京仕途甚佳尊堂
在府納福王雲就拜下去道久別台顏望大人恕甥夫候
之罪家大人皆托洪庇禮畢鄭乾命坐王雲道姨母尚未
拜見鄭乾卽喚丫環請夫人出廳丫環進去稟知不一時
夫人出來王雲起身拜見夫人卽忙攙起道賢甥途中勞
頓常禮罷王雲揖罷坐下道母親在家常常思念故今着
甥來拜候大人二則到天竺去還香愿所帶些微土產之
物聊表寸芹望祈笑留夫人道老身常念及賢甥母子去
冬曾有一扎相候愧無所禮今到承你母親見賜厚禮王
雲道姨母大人又來見笑鄭乾道賢甥今年尊庚多少王
雲答道今交新十七鄭乾道賢甥英年學富今歲秋場獻

策準擬奪魁老夫亦得沾光矣王雲道甥聞孤識寡承大
人過獎丫環們來請喫午飯鄭乾邀王雲到後堂用過飯
三人又講了些家常閒話命家人收拾東書房與王雲安
歇自此王雲寓在鄭府與鄭乾朝夕講些詩文遇時全錦
芳到西湖遊玩那六橋之景竟不寂寞就是想起山塘美
人有些掛意牽腸不知不覺又到了仲春之望要去天竺
進香隨與鄭乾說知鄭乾道叫家人備好香燭坐了轎去
王雲叫錦芳備了香燭自己坐了轎竟來天竺進香頃刻
到了山門前王雲下轎一觀果然好座天竺寺但見那

山環翠疊門連萬壽蒼松雲繞碧峯殿倚千年古柏
水流瀑布花落飛叢重樓高插殊宇齊豐金甲金剛

捷列兩行威武彌陀彌勒中央一座欣然寶燭輝輝
而獻瑞龍香裊裊以呈祥朝暮鐘聲悠悠報九天之
樂界晨昏經典嘯嘯誦三品之蓮臺磬傳音杳客時
時不斷鼓傳喧彩女颺颺何絕一林僧衆盡燦爛袈
裟子佛案十方衣鉢叮嚀簫鼓奏菩提真個不啻西
方果然無異靈鷲

王雲步進山門只見進香之人滔滔不絕隨到大雄寶殿
焚香拜告畢方到各處遊玩信着脚步走來竟走到一所
靜室到也幽雅抬起頭來四壁一看只見墨雲繚亂字跡
縱橫王雲上前時却是遊人題呀也有好的也有不通的
挨次着去看了一會不覺詩興勃然又見几上有現成筆

碩隨取筆蘸濃就在粉壁上也揮一詩道

春風已入碧雲宮

點點飛花落地紅

巧語鶯兒梭弱柳

呢喃燕子話東風

悠揚鐘磬傳蓮座

繚繞香烟透漢空

莫令禪聲和白雪

題詩羅列在堂中

王雲題完正要落款裡面走出一和尚來見王雲人品俊
雅又在壁上揮題這和尚就站仁王雲背後看着王雲題
完詩纔道相公請了王雲回身見是一個和尚也道請了
和尚道相公如此好佳句可惜書于壁上王雲道小生塗
鴉之筆偶成俚言聊以借興不期驚動老師望勿見罪和
尚道豈敢又道請相公方丈獻茶王雲道承老師美意敢

不領情奈今日殘步不虔改日再來拜訪再當領情罷和尚道相公到荒山隨喜貧僧不過一茶之敬相公何以見棄王雲道素手相逢怎好取擾和尚笑道相公又來笑談隨同王雲到方丈中從新施禮坐下問道相公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有何貴幹到此王雲道小生祖籍姑蘇姓王名雲表字清霄一則到寶剎來還香二則探親和尚道原來是蘇州王相公貧僧不知駕臨有失遠迎望乞海涵王雲道豈敢請教老師法號和尚道貧僧賤名是萬空王雲道久仰當下小沙彌擺下茶菓二人對坐用茶不題却說吳府夢雲小姐自京回浙不覺又有年餘已經一十七歲正當及笄之時古來女子到了這個時候未免情生于景景

觸于情何況夢雲又是慧心才女豈無花前月下之思一日在香閨納悶無以爲遣只得獨自步入花園散心只見千枝競秀萬卉呈芳反觸其情頓添愁悶自己又想道爹爹在京擇婿難道若大的四海豈無一佳士自思自嘆怎經春色逼人來隨口占一絕云

花色溶溶亂我腸

綠衫遍惹蝶蜂香

春光如許身何主

羞看軒前嬌海棠

夢雲吟畢正在花下徘徊只見兩個丫環走來向夢雲道小姐爲何獨自一人在此玩賞賤婢們四處裡尋小姐哩夢雲道我因觀書坐倦偶步至此這兩個丫頭就是伏侍夢雲的一個叫綉珠道人伶俐一名綉翠少亞綉珠然相

貌行止皆非奴婢中人綉珠道夫人候小姐去用午飯哩
夢雲道你們去回復夫人說小姐偶然心中不快不用午
飯請夫人用罷綉珠道綉翠你去回復夫人我伴小姐在
此却說綉翠去回復夫人不題綉珠就問道小姐有甚麼
心中不快午飯都不用夢雲道不知爲何綉珠亦深明小
姐心病只是不好泰透玄機又說道明日是月半向日夫
人曾許下天然香愿莫若借此進香二則可以散悶不知
小姐意下何如夢雲道我竟忘了不知可曾預備綉珠道
夫人已吩咐備辦去了夢雲隨同綉珠進房來却遇夫人
道我兒心中有何不快連飯都不喫夢雲道孩兒偶然心
中氣悶母親不必介意夫人道明日是十五前曾許下香

愿要完二來春光佳麗我兒可去散散心來夢雲道母親
可去夫人道我有了些年紀便就與懶你可自去罷母女
二人說笑之間不覺紅日西沉當夕晚景不題次日早晨
夢雲起來梳粧的十分齊整宛若素娥臨凡隨即離了香
閣見過夫人叫幾個家人媳婦幾個丫環夢雲坐了轎子
望天竺而來傾刻到了山門外下轎輕移蓮步走到大殿
上拈香禮佛已畢纔到各處隨喜玩到禪堂見壁上詩文
維列從頭一一看去總是時人題句學究之章並無新奇
之句直看到末後王雲所題之詩道此詩何人所作清新
洒落必出才士之口稱好不了贊美連聲看到後邊又不
見落款心上奇疑道此詩不落款莫非女子之作再審其

詩中之意字跡之源並非女流綉珠在傍見夢雲觀詩沉吟不了嘖賞無休遂道小姐如此稱美壁上之詩這儿上又有現成筆硯何不也和他一首夢雲道閨中詞踪筆跡留于此地恐有妨其理綉珠笑道小姐有此奇才不露于世要才何益若使才名於當世亦不在天賦小姐才貌兼全的一個才女不啻上古名流小姐還刻刻愛才以此就該和一首纔是這夢雲聽了綉珠的一片言詞到覺無了主意心中暗忖道這賤人雖然嘴快傾言到還近理欲待要題猶恐唱和之苦如礙不題豈不辜負此詩之遇又想道我也不落款就和了諒無方礙尚是未決綉珠道小姐要題稱早何必只是沉吟世間能有多少慧心文士察得

出就是小姐的筆跡好像去年從京中下來遇處留題豈無人見今日和題就怕起人來夢雲道蠢了頭不暗世事只管亂說從前所題是我一人之句並非唱和綉珠道如今小姐不要和拘自己之意題一首可使得夢雲道若不唱和又不合意還是和他一首罷隨叫綉珠捧過筆硯夢雲就取筆在手和成一律在王雲詩後道

無邊春色赴瑤宮

為問花枝那樣紅

解舞黃蜂隨粉蝶

輕飛紫燕掠清風

閒情可寄千年蹟

淑意常懷萬法空

天竺峯頭魚鼓遠

清香飄下彩衣中

夢雲題畢也不落款又吟一遍道此詩已和于後未知原

唱之人可能復到此否就是見了也未必在意只是跼立
惆悵綉珠道小姐如何見了這首詩就像着魔的一般那
廂有人來了我們到別處去罷夢雲就斜看一眼心裡暗
道這賤人如此可惡遂同眾婢到別處遊玩不題却說王
雲在方丈飲茶多時告辭起身萬空忙來相送王雲道小
生還要在寶刹少玩片時不敢勞師遠送萬空道既如此
遵命了萬空就回方丈不題却說王雲別了和尚一徑走
至殿東首見那燒香婦女絡繹不絕盡都是些尋常脂粉
竟無一二可觀者正要收什遊興只見西邊一叢婦女走
來內有一女子年可二八上下生得十分齊整王雲趕上
一步仔細觀之不覺就喜得手舞足蹈起來道我說我那

心上美人只說無處追踪不料今日又在此一遇好不僥
倖人也心纔轉道必定要訪個姓名下落纔好意未轉完
只見心上美人向前去了王雲遂卽又趕上跟在後面于
思百算欲待上前去問美人一聲礙于男女有別不好開
口信着他們緊走緊隨慢走慢隨却說夢雲遊玩忘情乖
手緊走將一方綾帕落于地下眾侍婢們也不曾看見獨
獨王雲看見這不是天賜奇緣急忙走上拾起如獲珍寶
的一般香噴噴的藏在袖內道妙哉我正無機可入今將
此帕只說送還小姐那時得申片言倘若投機三生之幸
也忙忙趕上來巧巧的遇着一起香會百餘人鑼鼓喧天
方纔讓得香會過去再送綾帕時心上美人不知去向急

急忙忙四處追尋直尋得力倦筋酥也無踪跡心中恨道
世間那有這般不巧的事去年在虎丘得遇無處訪他姓
名已作鏡花水月不期今日又遇于此必定美人是在城
居住雖然今日不能送帕申言另日踪跡可求又爲萬千
之巧自言自語的復走進禪堂來看自己所作之詩道我
這一首詩不知美人可曾看見一頭說一頭看只見後面
又有幾行細細看來方知是唱和之句再審其味喜得只
是叫妙道深情幽艷非是男子之作頗有香奩之氣莫非
就是美人所和亦不可料細觀此字跡又與虎丘柱上字
跡相同此詩必然出于美人之口只是美人之美才可惜
當面錯過豈不令人悵恨無情無緒的走着口裡念着墻

上的和詩步到出門外上了轎回去不題且說夢雲走到
外殿見香會衆多遊興已懶隨就上轎回府夫人迎着問
道我兒回來了天竺寺今日香會可多夢雲道今日香會
遊客挨擠不動不能盡其遊玩之意夫人道我兒素喜清
靜自然不稱其遊可進房更衣去罷夢雲起身到房更衣
坐下呆呆的想那寺壁之詩道此等清新秀麗之句必出
風流才士之口又想道才雖高不知姓名也是徒然心中
又丟不下這詩于思萬想情緒多端正在垂首沉吟之際
綉珠烹了一盞香茶走進房來道小姐請茶夢雲道茶放
在棹上綉珠道小姐進香回來爲何更加煩悶夢雲道想
是走倦之故綉珠道莫非寺壁之詩不佳小姐與那做詩

的駮客推敲夢雲道此等之詩何用推敲綉珠就笑道賤
婢會聞俗語云要知無限關心事盡在沉吟不語時所以
知小姐爲寺壁之詩而牽懷也若那題詩之人見了小姐
的唱和之句也未必不像小姐夢雲情知綉珠叅透機關
道自來是才見才憐豈有個見了這等好詩不細細的着
一番心玩的道理他注意於我詩亦未可知他主婢二人
正閑話之間不覺樵鼓頻敲雲開月上已到更深時候夢
雲就床去安寢在袖中去摸綾帕摸來摸去竟摸不着正
在房中移了燈在地下找尋却又綉翠進來見了就問道
小姐在此尋什麼夢雲道我的一方綾帕不知失落何處
去了你去到外廂尋尋看綉翠點了燈到外各處尋了一

遍回來向夢雲道在外邊各處尋來總沒有夢雲道如此
怎了綉翠道些小之物不見了小姐這等在心夢雲道你
那裡知道綾帕事小上面有我的詩與名字的若是入拾
去多少不便綉翠道小姐請放心此帕如愚人拾去已將
錦繡作棄物去開若才人拾去必定重如珍寶好好的收
藏起來決不輕褻只恐那才子有情曉得是小姐的芳名
未必不在那裡玩其詩而憶其人引逗起訪求之念哩夢
雲道若落于市曹兒郎之手非但于可惜還恐亂其衷曲
耳綉翠道不過小姐做的一首詩一方帕有何方礙夢雲
聽了綉翠的說詞也就半放不放心的意思就去睡了
不題却說此帕一朱有分教才子多意多情佳人懷切懷

思正是

閨閣從今語不喧
嬌花含露朝朝色

嗣情詞調事難言
壁上和來夢理喧



本重
子
子

